

《中原音韻》桓歡韻字在晉語及江淮 官話中的音讀比較*

陳筱琪**

摘 要

《中原音韻》桓歡韻字的音韻格局可見於山西的晉語方言及南方的江淮官話裡。宋末元初時，官話方言內應有山攝合口一、二等合流及山攝合口一、二等有別兩種類型，周德清以一、二等有別為正統，遵循一、二等有別的形式做《中原音韻》。根據晉語及江淮官話的現代讀音，桓歡韻字的歷史演變應有三種形式，分別是：(1) *uan > uan (多數官話方言)。(2) *uan > uan > uai > uei > uê、*uan > uâ > uã > uũ (晉語)。(3) *uan > uã > uô > ô > ǒ (江淮官話)。

關鍵詞：桓歡韻、晉語、江淮官話、中原音韻、山攝

2021.01.27 收稿，2021.04.09 修訂稿收件，2021.04.16 通過刊登。

* 本論文是科技部 108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論《中原音韻》桓歡韻的語音基礎及漢語音韻史之流變」(MOST 108-2410-H-029-031-) 研究成果之一。本文初稿於 2020 年第十八屆國際暨第三十八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上宣讀，感謝講評人及與會學者給予寶貴意見。修訂投稿後，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審查及惠賜修改意見。全文如有任何思慮不周處，責在作者。

**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元朝周德清（1277-1365）《中原音韻》成書於元泰定甲子年（1324），全書不分卷，共分十九韻部韻譜及〈正語作詞起例〉兩部分。《中原音韻》桓歡韻部的字來自《廣韻》之桓韻，屬中古音裡山攝合口一等韻字。與桓歡韻部最相關的是寒山韻部，寒山韻部的字來自《廣韻》的寒韻、刪韻、山韻，是中古音系裡的山攝開口一等韻、二等韻及合口二等韻字。

《中原音韻》是近代漢語音韻史上相當重要的一部韻書，一般認為《中原音韻》的音系基礎是北方官話。元朝時期，桓歡韻與寒山韻的分合是現代官話 -an、-uan 兩韻母音韻架構發展的關鍵，這當中除開合口的差異外，更重要的是涉及了中古《切韻》音系山攝一、二等的後續演變和漢語近代音系至現代音系間的發展問題。

周德清《中原音韻》獨立桓歡韻於寒山韻之外，並於〈正語做詞起例〉二十一條中特意列出桓歡韻易與寒山韻混淆的字組，可見在周德清的理解中，桓歡韻與寒山韻是有區分的。周德清於此條例中列出桓歡韻之組合有五組，分別是：完有畹、官有關、慢有幔、患有緩、慣有貫（「貫」字根據李惠綿（2016：446）之考訂），所舉例字皆是對比桓歡韻與寒山韻字，可見周德清有意獨立出桓歡韻，並強調作曲者需辨別桓歡韻與寒山韻之音近字，桓歡與寒山的分立當有實際語音根據。

或認為《中原音韻》的語音基礎並非官話，但若根據周德清〈中原音韻自序〉及〈正語做詞起例〉之說明，周德清《中原音韻》不應該夾雜著南方方言的特質。李惠綿（2016：3-4）指出，《中原音韻》首行「中原音韻」四字下有周德清自注：「正語之本，變雅之端」，意謂中原之音是辯正《廣韻》之標準，亦是矯正方音之病的根本，也是辨別北曲樂府與宋元戲文等其他腔調劇種戲曲語音差異的依據。周德清〈中原音韻自序〉：「言語一科，欲作樂府，必正言語；欲正言語，必宗中原之音。」周德清明言編撰《中原音韻》之核心宗旨為「正語」，創作北曲樂府必須以中原之音為標準。（李惠綿 2016：3-4）如此看來，桓歡韻分立的語音基礎是「中原之音」，也就是官話方言。

馮蒸（2013：20-30）考察《蒙古字韻》、《洪武正韻》等元明清時期官話系統的韻書、韻圖材料共五十八種，發現絕大多數的近代韻書或韻圖都反映了桓歡韻類的存在，因此提出「《中原音韻》的桓歡韻是近代漢語北方方言的普遍特徵」看法。目前桓歡與寒山分韻的音類架構保留在江淮官話洪巢片、泰如片和山西晉語部分方言點之中。若從音類、音值關係來看，馮蒸（2013：20-36）認為，江淮官話比晉語更接近《中原音韻》的桓歡韻，而最接近的是江淮官話洪巢片皖中一帶安慶等地的方言。

從周德清著《中原音韻》的目的和多部韻書、韻圖皆將桓歡韻獨立出來的作法，《中原音韻》桓歡韻與寒山韻分立的根據無疑是官話方言，而桓歡與寒山有區別的音韻結構曾是古代官話區內的普遍現象。目前多數的官話方言桓歡與寒山合併，大多讀 -uan 一類的韻母，推測兩宋、元朝、明朝以來，官話方言有內部差異，有些地區桓歡、寒山合流，有些地區桓歡、寒山有別。周德清認為桓歡、寒山有別，也就是中古音系中的「山攝合口一等」與「山攝合口二等」有別為正統讀音，因此才要特別強調出桓歡韻部。可見，宋末元初，應有不少官話方言區呈現山攝合口一等與二等合流的演變趨勢。

多數現代官話方言的演變結果是：「桓歡與寒山合併」，也就是中古音系的「山攝合口一等與山攝合口二等合流」。「廣義」的官話方言內，在晉語及江淮官話中，¹ 可見到桓歡、寒山分韻的語音格局，「官桓見」≠「關刪見」，兩字讀音不同。本論文延續漢語音韻史近代音的研究成果，結合現代漢語方言中晉語、江淮官話的研究，再次檢視《中原音韻》桓歡韻的音類分合和演變規則。

底下，依序比較《中原音韻》桓歡韻字、寒山韻字在晉語及江淮官話之中的音讀現象，分析兩地音韻異同。之後，再延伸討論元朝《中原音韻》桓歡韻字與中古的《切韻》音系和現代音系之間的演變脈絡。

¹ 中國社科院與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中國語言地圖集》（1987、1989）將山西部分區域的官話獨立出來劃分為「晉語」，但這個劃分結果有反對意見，如王福堂（1998）認為獨立晉語的音韻理由不夠充分。若依照傳統的作法，如袁家驊（2001）七大方言區的劃分，晉語區屬於北方官話區的一個方言片。《中國語言地圖集》已於2012年修訂重刊，二版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香港城市大學語言資訊科學研究中心合作編制。《中國語言地圖集》（第2版）仍然獨立出晉語方言。

二、桓歡韻字在晉語中的音韻表現

晉語位於山西、陝西及內蒙古境內，一般將晉語分為并州片、呂梁片、上黨片、五臺片、邯新片、大包片、張呼片、志延片等八片。近年喬全生、王爲民（2019）《晉方言語音百年來的演變》及韓沛玲（2012）《山西方言音韻研究》對晉語方言做了不少調查與音韻分析，底下依據喬全生、王爲民（2019）和韓沛玲（2012）的田野調查資料，分析《中原音韻》桓歡韻字在晉語方言中的語音形式及音韻格局。

大多數的晉語方言，桓歡韻字，也就是中古山攝合口一等桓韻來源字，與寒山韻中來自中古山攝合口二等刪韻、山韻的字並無分別，二類字韻母形式相同，「官桓見」=「關刪見」，兩字同音。僅少數地區如晉語并州片的文水、太谷方言，呂梁片的興縣方言，和五臺片的五臺方言，桓歡韻（中古山攝合口一等桓韻字）與寒山韻（中古山攝合口二等刪韻、山韻字）讀音不同。整體來說，目前晉語方言桓歡韻部（中古桓韻字）與寒山韻部（中古刪、山合口韻字）有區別的特性不鮮明，分布的地點也不太集中。請見下表 1 的比較：²

表 1

		并州片		呂梁片	五臺片
		山西文水	山西太谷	山西興縣	山西五臺
官山合一桓見	桓歡	kuāi1	kuē1	kuǎ1	kuɿũ1
款山合一桓溪	桓歡	k ^h uāi3	k ^h uē3	k ^h uǎ3	k ^h uɿũ3
碗山合一桓影	桓歡	uāi3	vē3	uǎ3	uɿũ3
酸山合一桓心	桓歡	cyāi1	cyē1	suǎ1	suɿũ1
端山合一桓端	桓歡	tuāi1	tyē1	tuǎ1	tuɿũ1
般山合一桓幫	桓歡	pāi1	pē5	pǎ5	puɿũ1
盤山合一桓並	桓歡	p ^h āi2	p ^h ē2	p ^h ǎ2	p ^h uɿũ2
關山合二刪見	寒山	kuaŋ1	kuā1	kuā1	kuā1
還山合二刪匣	寒山	xuaŋ2	xuā2	xuā2	xuā2
頑山合二山疑	寒山	uāi2	vā2	uā2	vā2

² 本論文聲調調號標示為：1 陰平、2 陽平、3 陰上、4 陽上、5 陰去、6 陽去、7 陰入、8 陽入。

上表 1 顯示，晉語方言區中的文水、太谷、興縣、五臺，來自中古山攝合口一等桓韻的桓歡韻字和來自中古山攝合口二等刪、山韻的寒山韻字韻母形式不同。文水方言中古桓韻字（桓歡）及中古刪、山韻字（寒山）今讀的主要元音一樣，都是低元音 -a，而太谷、興縣、五臺等三處方言，合口一等與合口二等的主要元音不同。多數桓歡與寒山有別的晉語方言，合口一等的主要元音為中、高元音，而合口二等刪、山韻字（寒山）的主要元音大多是 -a，韻母形式以 -uā 形式最常見。³

文水、太谷、興縣、五臺四個方言點，五臺方言的桓歡韻字讀 -uxũ，語音形式最特殊，與合口二等刪、山韻字（寒山）的韻母形式差異也最大。五臺方言桓歡韻字的 -uxũ 韻母可以簡化記錄描寫為 -uũ，-uũ 韻母保持了合口一等韻主要元音為後元音的特性。⁴ 五臺方言近年經歷了系統性的元音高化演變，因此桓歡韻字的主要元音變為高元音 -ũ。⁵ 文水、太谷方言，「酸」、「端」韻母形式為 -y- 介音而非 -u- 介音，這是後起的語音變化，很可能是受到聲母條件影響。

文水方言桓韻字（桓歡）的韻母形式為 -uāi，可再多加解釋。以下加入山攝開口一、二等字（寒山）的讀音一起比較，請見下表 2：

表 2

		并州片		呂梁片	五臺片
		山西文水	山西太谷	山西興縣	山西五臺
官山合一桓見	桓歡	kuāi1	kuē1	kuǎ1	kuɿũ1
碗山合一桓影	桓歡	uāi3	vē3	uǎ3	uɿũ3
盤山合一桓並	桓歡	p ^h āi2	p ^h ē2	p ^h ǎ2	p ^h uɿũ2

³ 「頑」字在太谷、五臺讀 va2，來自於 ua > va 的變化。漢語方言中，音節起首處的 u- 常擦化為 v-。

⁴ 桓歡韻字讀 -uũ 這類語音形式在文水方言裡也有類似現象，余耀龍（2013：90）記錄文水縣的孝義鎮（北武度村）和下曲鎮（石家堡）方言，桓歡韻字讀音是 -uuu 韻母。詳見余耀龍〈文水方言音系結構的調整方式——以咸山攝舒聲字為例〉（2013：90）。

⁵ 喬全生、王為民（2019：6-12）認為，晉語方言宕江攝、山咸攝元音高化的原因出自於鼻音韻尾弱化、脫落，變成陰聲韻。這些韻攝一旦失去鼻音韻尾，必然與相應的陰聲韻產生關係，要麼與相應的陰聲韻合併，要麼為了避免形成大量同音字而獨立成韻。參見喬全生、王為民《晉方言語音百年來的演變》（2019：6-12）。

關山合二刪見	寒山	kuaŋ1	kuā1	kuā1	kuā1
還山合二刪匣	寒山	xuaŋ2	xuā2	xuā2	xuā2
頑山合二山疑	寒山	uāi2	vā2	uā2	vā2
難山開一寒泥	寒山	naŋ2	nā2	nā2	nā2
散山開一寒心	寒山	saŋ5	sā5	sā5	sā5
班山開二刪幫	寒山	pāi1	pā1	pā1	pā1
山山開二山生	寒山	saŋ1	sā1	sā1	sā1

由上表 2 可知，晉語方言山攝開口一、二等字（寒山）多數地區是合流的，讀音大多是 -ā 韻母，如太谷、興縣及五臺，且山攝開口一、二等字（寒山）的主要元音與合口一等字有區別，太谷是 a : e，興縣是 a : ə，五臺則是 a : ũ，但文水地區例外。上表 2 可濃縮、改寫為下表 3：

表 3

		并州片		呂梁片	五臺片
		山西文水	山西太谷	山西興縣	山西五臺
山合一	桓歡	uāi	uē	uō	uxũ
山合二	寒山	uaŋ	uā		
山開一	寒山	āi、aŋ	ā		
山開二	寒山				

文水地區山攝開口一、二（寒山）等及合口一（桓歡）、二等（寒山）的主要元音都是 -a，元音格局與晉語其他方言區不太一樣，且山攝開口一、二等（寒山）的韻母形式與合口一（桓韻）、二等（寒山）的韻母形式近似，分別是 -āi / -uāi、-aŋ / -uaŋ。

文水方言合口一等字（桓歡）大多讀 -uāi，合口二等字（寒山）大多數讀 -uaŋ，大致有明顯的分化趨勢，但山攝開口一、二等（寒山）字，文水地區同時有讀 -āi 及 -aŋ 兩種韻母形式，開口一、二等（寒山）呈現「合流狀態」，且何時讀 -āi、何時讀 -aŋ 的條件不是很明確。

對比文水其他次方言的讀音與音韻格局後，文水山攝字的變化及語音格局

較為明朗。余耀龍（2013：89-93）討論文水方言咸山攝字的讀音與內部鄉鎮的語音差異，⁶余耀龍（2013：89-93）將文水分為「鳳城—胡蘭型」（以胡蘭鎮保先村語音為代表）、「開柵型」（以開柵鎮開柵村語音為代表）、「孝義型」（以孝義鎮北武度村語音為代表）、「下曲型」（以下曲鎮石家堡語音為代表）、「南安型」（以南安鎮北胡村語音為代表）五種類型。

根據余耀龍（2013）的調查，文水五大方言區山攝字的讀音可整理如下表4：

表 4

	鳳城胡蘭型	開柵型	孝義型	下曲型	南安型
山開一	aŋ / āi				
山開二					
山合一	uāi		uu	uu 白讀 uΛŋ 文讀	uei
山合二	uaŋ		uaŋ	uΛŋ	uaŋ

文水各地方言，山攝開口一、二等（寒山）合流，讀音有 -āi、-aŋ 兩種，沒有明顯的分化，但合口一（桓歡）、二等字（寒山）的部分，各地有較明顯的讀音差異。文水鳳城胡蘭及開柵地區，山合一桓韻（桓歡）讀 -uāi，山合二刪、山韻（寒山）讀 -uaŋ，是文水方言最主要的語音形式；孝義一帶，山合一桓韻（桓歡）讀 -uu，山合二刪、山韻（寒山）讀 -uaŋ，桓韻的語音形式與五臺方言一樣；文水下曲地區，山合一桓韻（桓歡）有文白異讀現象，白讀層讀 -uu，文讀層讀 -uΛŋ，而山合二刪、山韻（寒山）讀 -uΛŋ，桓韻（桓歡）文讀層的 -uΛŋ 形式，與合口二等（寒山）的韻母形式相同，這和多數官話方言山攝一、二等合流的演變模式平行。又文水南安地區的音韻格局與孝義相同，但桓韻的韻母讀音是 -uei。

文水下曲方言山攝合口字（寒山）的文白層次異讀，有助於理解文水各地的音韻格局。文水下曲方言山攝合口一等（桓歡）字白讀層讀 -uu，文讀層

⁶ 現代晉語方言，咸攝與山攝合流。

讀 -uɿŋ, 山合一(桓歡)文讀形式 -uɿŋ 與山合二(寒山)讀音同形。⁷ 文水下曲山合二(寒山)的 -uɿŋ 層次與山合一(桓歡)的 -uɿŋ 相同, 都屬文讀層, 山合一桓韻(桓歡)白讀的 -uu 形式反映了古漢語一、二等有別的痕跡。⁸

文水下曲方言的層次異讀顯示, 有舌根鼻音韻尾的語音形式一、二等合流, 沒有舌根鼻音韻尾的語音形式一、二等有別, 是古漢語桓韻(桓歡韻)痕跡的反映。鳳城胡欄型、開柵型、孝義型、南安型等其他四個文水方言區應有平行現象, 此四區方言, 山攝合口有舌根鼻音韻尾的語音形式 -uaŋ 當爲文讀音, 而沒有舌根鼻音韻尾的 -uāi、-uu、-uei 等形式當屬白讀音, 這三個語音形式是同層次的區域變體, 其中文水孝義型方言的 -uu 形式與文水下曲型方言更是完全相同。

文水方言山攝合口一二等字裡, 有舌根鼻音韻尾的語音形式 -uaŋ (-uɿŋ) 爲文讀音, 沒有舌根鼻音韻尾的語音形式 uāi (-uei/-uu) 是白讀音, 而鳳城胡欄型、開柵型兩個文水方言區裡, 山攝開口一、二等的韻母形式與合口一、二等形式僅有開合差異, 故可再推論, 文水山攝開口也有文白異讀現象: -aŋ 是文讀音, -āi 是白讀音。

因此, 表 4 可調整爲下表 5:

表 5

	鳳城胡蘭型	開柵型	孝義型	下曲型	南安型
山開一 寒山	āi 白讀 aŋ 文讀				
山開二 寒山					
山合一 桓歡	uāi 白讀	uu 白讀	uu 白讀 uɿŋ 文讀	uei 白讀	

⁷ 山合一有文白異讀、山合一文讀音與山合二合流的格局, 在江淮官話中有平行現象, 詳見下文討論。

⁸ 桓歡韻及寒山韻的對立, 實際上是中古漢語山合一和山合二、山開一、山開二的對立區別。一般認為, 漢語方言體現山攝合口一、二等有區別, 即體現了桓歡韻的痕跡。晉語及江淮官話山合一有文白層次異讀, 文讀層一、二等合流, 一等的白讀音多未見於二等韻, 此白讀音顯示了一二等有別的古音格局, 是古代桓歡韻的痕跡。山合一有文白層次異讀, 且文讀層一、二等合流的現象在吳語、贛語等東南方言也可看見。

山合二 寒山	uaŋ 文讀	uaŋ 文讀	uΛŋ 文讀	uaŋ 文讀
-----------	--------	--------	--------	--------

由此說來，目前晉語的太谷、興縣、五臺等方言，音韻格局也很可能是山攝合口一等桓韻（桓歡）的語音形式為白讀，合口二等刪山韻的語音形式（寒山）屬文讀層，與文水方言平行表現。根據韓沛玲（2012：119-120）的分析，五臺、太谷等方言，山合一桓韻（桓歡）有文白層次異讀：(1) 五臺方言山合一桓韻（桓歡）的語音形式 -uā 為白讀，山合一桓韻（桓歡）的語音形式 -uā 為文讀，⁹ (2) 太谷方言山合一桓韻（桓歡）的語音形式 -en 為白讀，山合一桓韻（桓歡）的語音形式 -uā 為文讀，¹⁰ 文讀形式與二等合口字刪山韻（寒山）的語音形式相同（韓沛玲 2012：119-120）。韓沛玲的研究成果與本處推論相合。

此外，喬全生、王為民（2019：68-71）觀察近百年晉語的變化，認為晉語文水方言山攝出現舌根鼻音韻尾是受到普通話影響的「矯枉過正」現象。20 世紀中期文水方言山攝洪音字韻尾是舌根鼻音韻尾，山攝細音字的韻尾則是舌尖鼻音韻尾，到了 20 世紀後期，山攝洪、細音字都有舌根鼻音韻尾。20 世紀中期洪音讀舌根鼻音韻尾、細音讀舌尖鼻音韻尾的語音形式是舊文讀，20 世紀後期洪、細都讀舌根鼻音韻尾的語音形式是新文讀。（喬全生、王為民 2019：68-71）

余耀龍（2013：91-92）提出文水方言「山咸攝洪音字的變化是：aŋ/uaŋ（uΛŋ）>āi（uāi）>ei/（uei）>u（uu）」（余耀龍 2013：92），此音變仍有仔細說明的空間。首先，若以山攝為主，音變起始階段當有舌尖鼻音韻尾 -n；其次，

⁹ 韓沛玲（2012：119-120）描寫為 -uā，但該書附錄五臺方音同音字表則描寫為 -uā，此處統一調整為 -uā 形式。此外，根據韓沛玲（2012：120）的記錄，五臺方言山合二刪韻的「篡」字亦有文白異讀，白讀音甚至與一等桓韻白讀相同，不過韓沛玲（2012）的研究附錄處並沒有記錄層次異讀，且其他山西方言山合二也大多沒有層次異讀，此例可能是孤例。江淮官話裡，「篡刪」字為零星幾個山合二例外讀同山合一白讀韻母形式的語音層次，山西方言的現象與江淮官話相同。江淮官話的討論詳見陳筱琪《〈中原音韻〉桓歡韻在江淮官話中的音類分合與相關比較》（待刊）。

¹⁰ 韓沛玲（2012：119-120）描寫為 -ā，但例字為「潘桓」，屬唇音聲母字，依照喬全生、王為民（2019）對太谷方言的調查及記錄，桓韻在晉語中大多有 -u- 介音，故「潘桓」可調整為 -uā。

-aŋ / -uaŋ (-uaŋ) 是文讀音，-ăi / -uăi 是白讀音，音變可更仔細分析；第三，-ei 似乎不應一個階段即變為 -u，應有中間階段。晉語方言的歷史音變規則，請見下文討論。

晉語方言中，大多數方言山攝合口一、二等字早已合流，如并州片的太原方言、上黨片的晉城方言、大包片的大同方言，以及張呼片的呼和浩特方言。以太原方言為例說明，合口一等桓韻（桓歡）以及合口二等刪、山韻字（寒山）都讀 -uă 韻母。例字如：「官山合一桓見」kuă1、「歡山合一桓曉」xuă1、「酸山合一桓心」suă1、「盤山合一桓並」păă2；「關山合二刪見」kuă1、「還山合二刪匣」xuă2、「頑山合二山疑」văă2、「彎山合二刪影」văă1。太原方言「官山合一桓見」讀同「關山合二刪見」，與多數的官話方言是相同的。¹¹

三、桓歡韻字在江淮官話中的音韻表現

江淮官話下分洪巢片、泰如片、黃孝片，《中原音韻》之桓歡韻部保留在江淮官話洪巢片及泰如片之中。桓歡韻字（山攝合口一等桓韻字）與寒山韻字（山攝合口二等刪、山韻來源字）的讀音比較如下所示：¹²

表 6

		洪巢片			泰如片
		安徽桐城 ¹³	安徽合肥	江蘇鎮江	江蘇泰興
官山合一 <u>桓</u> 見	桓歡	kuon1	kõ1	kõ1	kõ1
款山合一 <u>桓</u> 溪	桓歡	k ^h uon3	k ^h õ3	k ^h õ3	k ^h õ3 白讀 k ^h uě 文讀
碗山合一 <u>桓</u> 影	桓歡	uan3	õ3	õ3 白讀 uě3 文讀	õ3

¹¹ 上述例字中，唇音聲母後頭的 -u- 介音消失，以及以 u- 起首的音節，u- 擦化為 v- 都是漢語方言常見的現象。語料出自喬全生、王為民《晉方言語音百年來的演變》。

¹² 江蘇鎮江（京口區）、江蘇泰興（蔣華村）語料來自 2019 年的田野調查，安徽合肥話語料出自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2003）《漢語方音字匯》（北京：語文出版社），安徽桐城話語料出自孫宜志（2006）《安徽江淮官話語音研究》（合肥：黃山書社）。

¹³ 《中國語言地圖集》將安徽桐城方言歸入洪巢片，但安徽桐城一帶的方言讀音與附近的安徽合肥等方言有明顯差異，可將桐城話獨立觀察。桐城方言的分片，詳見下文討論。

算山合一 <u>桓</u> 心	桓歡	son5	sõ5	sõ5	sõ5
端山合一 <u>桓</u> 端	桓歡	ton1	tõ1	tõ1	tõ1
半山合一 <u>桓</u> 幫	桓歡	pon5 pan5	põ5	põ5	põ5
盤山合一 <u>桓</u> 並	桓歡	p ^h on2	p ^h õ2	p ^h õ2 白讀 p ^h ẽ2 文讀	p ^h õ2
關山合二 <u>刪</u> 見	寒山	kuan1	kuã1	kuẽ1	kuẽ1
還山合二 <u>刪</u> 匣	寒山	xuan2	xuã2	xuẽ2	xuẽ2

桓歡韻字在安徽合肥、江蘇鎮江、江蘇泰興地區，主要讀 -õ 韻母，安慶小片（桐城）桓歡韻舌根聲母字讀 -uon，其他聲母字讀 -on。而寒山韻中，來自中古合口二等的字，在江淮官話洪巢片、泰如片中主要讀 -uã 或 -uẽ，安慶小片則讀 -uan。安慶小片山攝合口一、二等字今讀都沒有鼻化，仍具舌尖鼻音韻尾 -n，是最接近中古語音形式的方言區。

上表 6 的比較，顯示中古一等桓韻（桓歡）的字，在江淮官話中常與合口二等山、刪韻字（寒山）同讀。安徽桐城「碗桓」讀 -uan 韻母，「半桓」則有 -on、-an 二讀，而 -an 讀法（唇音聲母字丢失 -u- 介音）同二等刪、山韻的韻母（寒山）形式。江蘇鎮江一等桓韻（桓歡）的「碗桓」有 -õ、-uẽ 二讀，-uẽ 韻母讀法同二等刪、山韻的韻母（寒山）形式，唇音聲母字「盤桓」則有 -õ、-ẽ 二讀，-ẽ 韻母讀法（唇音聲母字丢失 -u- 介音）同二等刪、山韻的韻母（寒山）形式。江蘇泰興桓韻（桓歡）的「款桓」有 -õ、-uẽ 二讀，-uẽ 韻母讀法也同二等（寒山）的韻母形式。

張光宇（2019：386-387）指出，江淮官話是所有漢語方言中保持「寒山：桓歡」區分的最佳方言。就文獻材料來說，這個分野是元代的；就文獻的音系基礎來說，其背景應是宋金中原方言。張光宇（2019：387）認為，桓歡韻、寒山韻的分野在一般的江淮官話裡並無文白異讀的差異，但在通泰方言（江淮官話泰如片）中有文白異讀，文讀與一般江淮官話無異，白讀的分野以泰州話為例，泰州話一等白讀是 -õ 韻母，二等白讀則是 -uẽ。

泰州話二等文白同形，一律是 -uẽ，可以理解為「異層同讀」，也可以理解為二等字一律讀文讀音。泰州話一等的文白異讀層次以及一等的白讀語音形式 -õ 韻母，是早期桓歡韻存在的痕跡。目前桓歡韻（桓韻）有文白異讀的現象不止出現在江淮官話泰如片中，洪巢片的鎮江、桐城地區，也有這種現象。

北方的晉語方言裡，文水下曲方言也有完全一致的語音格局：一等桓韻（桓歡韻）有文白異讀，文讀是 -uɑŋ，白讀是 -uu；二等刪、山韻合口字（寒山韻）一律讀 -uɑŋ，此層次可能是異層同讀，也可能是僅剩文讀層。不管如何，文水方言仍清楚可見一等、二等有別的現象。

安徽桐城的語音形式與安徽合肥以及江蘇南部如鎮江、泰州等方言的形式明顯不同，孫宜志（2006：126-127）認為，如果注重語言特徵，安慶片應當劃入黃孝片，如果考慮安慶片與黃孝片地理上不相鄰，安慶片應當獨立。安慶片與黃孝片地理分裂的情況主要是受到元末明初江西贛方言區移民的影響。孫宜志認為，安慶小片應包含了桐城、樅陽、安慶、池州等地。

錢曾怡（2010：289）有相似意見，錢曾怡指出，桐城市、安慶市、樅陽縣在《中國語言地圖集》中雖劃入洪巢片，但依據近來的研究成果，這三個地點的口音在分區特徵上與江淮官話「黃孝片」更接近，因此應將這個區塊改歸入黃孝片。

目前黃孝片方言，桓歡韻（桓韻）與寒山韻（寒、刪、山韻開口來源字）合流，桓歡韻大多已不具有合口特性，但合流的形式與洪巢片、泰如片格局不同。絕大多數的黃孝片方言，桓歡韻字的韻母形式讀同中古山攝合口二等來源的寒山韻字，合口介音消失，韻母開口化。這個變化造成山攝合口字與開口字混同，出現了「寒桓不分」的音韻格局。

目前的黃孝片方言，桓韻字僅有部分舌根、零聲母字還有合口介音，如湖北紅安方言，「官山合一桓見」kuan1，讀 -uan 韻母，不過其他聲母字都讀 -an 韻母，沒有合口介音，與寒韻合流，例字如：¹⁴「算山合一桓心」san5、「端山合一桓端」tan1、「歡山合一桓曉」xan1；「肝山開一寒見」kan1、「汧山開一寒匣」xan6、「單山開

¹⁴ 語料出自錢曾怡《漢語官話方言研究》（2010：455-463）。

一塞端」tan1、「傘山開一塞心」san3。¹⁵

四、桓歡韻字讀音的南北比較

江淮官話與晉語方言，桓歡韻字有文白異讀或二讀的現象。江淮官話中，桐城、鎮江、泰興等方言，桓歡韻（桓韻）的二讀格局與晉語的文水方言平行，白讀音是桓歡韻（桓韻）原有的語音形式，文讀音則是桓歡與寒山（刪、山韻合口字）合併，一等與二等合流，一、二等合流的層次是文讀層。

晉語文水下曲鎮桓歡韻（桓韻）的語音形式和南方的江淮官話區差異頗大：江淮官話桓歡韻（桓韻）不論文白，一律沒有鼻音韻尾，多變為鼻化韻，且鼻化成分很淡；北方的晉語方言區，文水下曲地區桓歡韻（桓韻）的文讀音是 -uɒŋ，有鼻音韻尾，文水下曲鎮白讀音甚至已去鼻化。

南北兩地共同的語音特徵是，桓歡韻（桓韻）白讀層今讀的語音形式，主要元音是後高元音，江淮官話是 -ɔ，晉語是 -u，二者皆具中古音一等韻是後元音的特徵。以上說明詳見下表 7 比較：

表 7

	桓歡韻 山合一（桓韻）	寒山韻 山合二（刪、山韻）
江淮官話 泰如片 泰興	õ 白讀 uẽ 文讀	uẽ
江淮官話 洪巢片 鎮江		
晉語 并州片 文水下曲	uu 白讀 uɒŋ 文讀	uɒŋ
晉語 五臺片 五臺	uũ (uã) ¹⁶	uã

¹⁵ 關於江淮官話山攝字的音韻表現，作者另有相關文章：陳筱琪〈《切韻》寒桓二韻在江淮官話中的分合與歷史音韻問題〉，收入《本字、方言、語文學——漢語共時與歷時研究》（臺北：政大出版社，2021 年）；陳筱琪〈《中原音韻》桓歡韻在江淮官話中的音類分合與相關比較〉（待刊）。

上表 7 除桓歡韻（桓韻）有文白異讀的泰興、鎮江及文水下曲方言外，又加入晉語五臺方言一同觀察。山西的五臺方言，寒山韻（刪、山韻合口來源字）讀音是 -uã，是目前大多數晉語方言合口二等字的語音形式，這個形式與江淮官話的 -uẽ 相近，皆是鼻化韻母，並無鼻輔音。

《中原音韻》桓歡韻字（桓韻）及寒山韻（刪、山韻合口來源字）在北方晉語方言及南方江淮官話中的現代形式可歸納如下表：

表 8

方言類型	方言點	桓歡韻 山合一（桓）	寒山韻 山合二（刪、山）
晉語	山西文水孝義鎮	uu	uaŋ
	山西太谷	uẽ	uã
	山西興縣	uõ	
	山西五臺	uũ	
江淮官話	安徽桐城	uon	uan
	安徽合肥	õ	uã
	江蘇鎮江		uẽ
	江蘇泰興		

就語音形式來說，北方晉語區桓歡韻字的內部差異較大，南方江淮官話區的內部一致性較高。整體來說，安徽桐城的語音形式最接近中古音。此外，張光宇（2019：362）指出，山西方言中，即使桓歡韻保持獨立，元音一般也都前化，例如太谷方言「官山合一桓見」讀 kuẽ1，只有少數方言保持後元音的情況，山西臨縣方言桓歡韻字讀 -uõ 韻母，近乎江淮官話的揚州方言。

從表 8 比較中也可發現，除太谷、臨縣方言外，文水孝義、五臺桓歡韻字也讀後元音，文水孝義是 -uu，五臺是 -uũ。興縣桓歡韻字讀 -uõ，主要元音

¹⁶ 根據韓沛玲（2012：120）的記錄，五臺方言山合一桓韻的「寬」字有文白異讀，不過韓沛玲（2012）的研究附錄處並沒有記錄層次異讀，依據前文晉語方言的討論，五臺方言桓韻字很可能有文白層次異讀。詳見韓沛玲《山西方言音韻研究》（2012：120）。

是央元音 -ə，應是 -uu 階段之前的形式。

綜合晉語、江淮官話等南北兩大區塊，就方言特性而言，江淮官話具有桓歡韻痕跡的方言點豐富，語音層次也相當鮮明，而晉語區僅零星方言點保有桓歡韻格局。相較之下，南方的江淮官話保留了更完整的桓歡韻、寒山韻區分的現象。晉語周遭被官話包圍，不免受到官話方言一、二等合流的主流音變影響更多。江淮官話比晉語更保守，這應是江淮官話緊鄰保守的東南漢語方言區，因而更容易保存中古漢語一、二等有別，桓歡、寒山分立的格局。

中古山攝合口一等桓韻字與二等刪山韻字有別的音韻格局，在吳語、贛語方言也可以看見。下表 9 比較北部吳語蘇州話、南部吳語溫州話、贛語南昌話及江淮官話桐城方言相關例字的讀音。請見以下比較：¹⁷

表 9

		吳語		贛語	江淮官話
		蘇州	溫州	南昌	桐城
官山合一桓見	桓歡	kuə1	ky1	kuən1	kuon1
款山合一桓溪	桓歡	k ^h uə3	k ^h y3	k ^h uən3	k ^h uon3
算山合一桓心	桓歡	sə5	sə5	sən5	son5
端山合一桓端	桓歡	tə1	tə1	tən1	ton1
盤山合一桓並	桓歡	bə2	bə2	p ^h ən2	p ^h on2
關山合二刪見	寒山	kuə1	ka1	kuan1	kuan1
還山合二刪匣	寒山	ɦuə2	va2	fan5 文讀 uan5 白讀	xuan2
門山合二刪生	寒山	sə1	sə1	sən1	ɣʊan1 ¹⁸

吳語方言裡，山攝合口一等與山攝合口二等主要元音有別的現象保存在牙喉音聲母字當中，其他聲母字一、二等大多合流。贛語的格局與吳語平行，牙喉音聲母字保有一、二等主要元音有別的格局，但贛語的語音形式有鼻音

¹⁷ 蘇州、溫州、南昌語料，出自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2003）《漢語方音字匯》。

¹⁸ 「門」的韻母 -ʊan 是後起形式，早期應為 -uan。

韻尾，與古漢語的形式更相似。

上表 9 比較可濃縮為下表 10：

表 10

方言類型	方言點	桓歡韻 山合一（桓）	寒山韻 山合二（刪、山）
吳語	蘇州	uø 舌根 ø 其他	ue 舌根 ø 其他
	溫州	y 舌根 ø 其他	a 舌根 ø 其他
贛語	南昌	uɔn 舌根 ɔn 其他	uan 舌根 ɔn 其他
江淮官話	桐城	uon 舌根 on 其他	uan

表 10 顯示，北部吳語（蘇州）、南部吳語（溫州）及贛語（南昌）方言，山攝合口一、二等主要元音有別的現象大多保留在舌根聲母字裡，其他聲母字一、二等已合流。若以山攝合口一、二等合流的角度思考，江淮官話桐城方言反而比吳語、贛語等方言更保守，桐城話非舌根聲母字裡，仍保有山攝合口一、二等的區別，不若吳、贛方言般合流。

附帶一提，晉語是否需獨立出「官話」區也是個有爭議的議題，不少學者主張晉語不需獨立，應歸入官話方言區。晉語獨立的一大原因是有入聲韻、入聲調，但同樣在江淮官話區中，也有入聲韻、入聲調。若以山攝合口一、二等有別的古音特徵來討論，江淮官話語音形式比晉語保守，保有此特色的方言區也較廣泛。若不論入聲字的表現，改以山攝一、二等有無區別的特色來思考，江淮官話比晉語方言更保守。因此，若江淮官話仍屬於官話方言底下的次方言區，晉語也可歸入官話區，不獨立出來。

五、桓歡韻字的歷史變化

《中原音韻》桓歡韻與寒山韻的對比實承繼自中古音系山攝合口一等與二等有別的語音格局。過去已有不少討論分析《中原音韻》桓歡韻的語音特徵。楊耐思(1981: 75)指出《中原音韻》桓歡韻是個險韻，元曲裡一般不獨用，通常是與寒山韻共同押韻，因此桓歡韻與寒山韻的韻母讀音應當相似，否則兩韻部不可能時常混同押韻。

魯國堯(2003: 385-423)考察兩宋、金元詞人的押韻狀況，兩宋詞不僅寒山、桓歡不分，先天亦可與寒山、桓歡同押，魯國堯將這些韻類合立為「寒先」韻；金元詞大多寒山、桓歡不分，但與先天有別，僅久居江南的張可久區分寒山、桓歡、先天三部，且絕不相混。張可久「雖然桓歡部使用只一次，但押寒山的詞中卻絕不雜染桓歡一字」。

周德清做《中原音韻》，特地獨立桓歡韻於寒山韻之外，可見在周德清的理解中，當時的官話裡，桓歡韻與寒山韻是有區別的。一般認為「詞韻寬而曲韻嚴」，但依照上述宋元詞、曲的總體押韻情況看來，宋元時代桓歡韻與寒山韻的差別是在彼此可以押韻的範圍之內。

董同龢《漢語音韻學》(2003: 65-66)認為寒山、桓歡的差別在主要元音，《中原音韻》桓歡韻既然與寒山分韻，兩部之主要元音應當不同，寒山韻是 -a，桓歡韻就不能是 -a。《蒙古字韻》是擬測元代桓歡韻的重要參考依據，《蒙古字韻》是用八思巴字譯寫漢語的一部韻書，中古《切韻》音系的桓韻字在《蒙古字韻》中就標為 -on，因此，董同龢認為桓歡韻應當擬作 *on。

但若《中原音韻》寒山、桓歡兩韻部主要元音一為 -a，一為 -o，前者為 *an 後者為 *on，這種韻母差別似乎不在可以押韻的範圍之內，這樣就無法解釋大量的宋詞、元曲桓歡韻字少獨用而多與寒山韻字混用的文獻現象。

王力《漢語語音史》(2008: 358-394)認為「宋代的寒山分化為元代的寒山和桓歡」，《中原音韻》桓歡韻應擬作 *ɔn，寒山韻則是 *an，且王力(2008: 296-309)認為兩宋的寒山韻部底下有 *an、*uan、*ean、*oan 四種韻母。也就是說，王力認為，元代《中原音韻》之桓歡韻在宋代是「寒山」韻部的一部份，讀音

是 *uan，而這組韻母由宋至元的語音變化是 *uan > *uon。王力《漢語語音史》並未明確說明由宋至元，*uan 為何會演變成 *uon？演變條件又是什麼？

其次，王力《漢語語音史》（2008：441、447、452）認為明清音系中，「桓歡部消失了，轉入寒山部」，元代的桓歡韻到了明清時期又與寒山部合流，此時改稱為「言前」部。也就是說，王力認為《中原音韻》之桓歡韻到了明清時期又「回頭演變」變回 *uan。但什麼因素造成元代的 *uon 至明清時期回頭音變變回 *uan？

總結來說，依照王力《漢語語音史》的研究，《中原音韻》之桓歡韻字在兩宋、元、明清時代的演變是 *uan > *uon > *uan，單從音變來說，這樣的演變規則不合邏輯，促使變化出現的條件也尚未確認。

若依照王力的看法，宋、元、明清時期，桓歡韻字的變化是 *uan > *uon > *uan，是一種「回頭演變」。但更有可能的是，山攝合口一、二等有別是當時北方官話的常見現象，兩宋至元朝時期，卻有不少官話方言出現一、二等合流的演變，因此，在宋末元初時，官話方言內有山攝合口一、二等合流及山攝合口一、二等有別兩種方言類型，前者是後起的音韻現象，後者是存古的語音格局。周德清遵循山攝合口一、二等有別的讀音形式做《中原音韻》，這暗示當時元朝大都一帶的官話，山攝合口字應仍有一、二等的區別。

官話方言桓歡韻字在宋元時的變化並非僅一條語音變化，而是分為多派，各次方言的演變模式或速度都有差異。目前晉語及江淮官話呈現不同的音變結果，顯然這兩類方言經歷了不同的演變過程，且兩地的變化結果與多數的官話方言不相同，這種現象再再說明了漢語的變化不是一條規律由古至今「縱貫」變化的，各地往往有自個兒的發展。但晉語、江淮兩大官話區，地處一北一南，卻有類似的文白層次異讀與平行的音韻格局，這也顯示出相異的方言，儘管變化可能分派，但同一大方言區底下，彼此仍遵守相似的演變模式或邏輯。

綜合前文所有討論，元朝《中原音韻》的桓歡韻字，其與中古音及現代官話、晉語、江淮官話等地區的語音變化途徑，可分成三種，分別是：

- (1) *uan > uan (多數官話方言)
- (2) 2.1 文讀: *uan > uan > uaŋ (文水) > uɒŋ (文水下曲)
- 2.2 白讀: *uan > uan > uāi > ueĩ (文水南安) > uē (太谷)
- *uan > uā > uǎ (興縣) > uũ (五臺)
- (3) *uan > uā > uō (揚州)¹⁹ > ǒ (鎮江老派)²⁰ > ǒ (鎮江新派、泰興)

桓歡韻字的演變源頭是 *uan，主要元音擬爲 -a 而不是擬作 -o，如此較能說明大量的宋元韻文桓歡韻與寒山韻字共同押韻的現象。

上述第一條音變是多數官話方言的演變，山攝合口一、二等合流，合口一等字的主要元音由後低元音 -a 變爲前低元音 -a，且仍具鼻音韻尾 -n。第二條音變是晉語的變化，晉語的文讀音有舌根鼻音韻尾，-n > -ŋ 是 20 世紀後期出現的變化，白讀音的變化有主要元音「偏前」與「維持後元音」兩種走向，鼻音韻尾則弱化為鼻化韻母，甚至消失，目前文水南安方言桓歡韻字的白讀音已去鼻化。第三條音變是江淮官話的變化，江淮官話大多保留中古音山攝一等韻主要元音是後元音的特徵，鼻音韻尾也弱化為鼻化韻母，蘇南地區主要元音有高化趨勢。

由以上音變規則可見，江淮官話與晉語雖然同時都保留桓歡韻字的特性，具有中古音山攝合口一、二等有別的特徵，但南、北兩地的語音形式大不相同。南方的江淮官話較完整地保留了早期合口一等讀後低元音的音韻特色，呈現該特徵的例字也較多，北方的晉語區有不少內部差異，例子較少，晉語的演變模式有保持後元音特性與元音前化兩種，與江淮官話稍有不同。

六、結語

山攝字合口一等桓歡（桓歡）、與合口二等刪、山韻字（寒山）有別，曾是宋元時期北方官話的普遍現象，但目前多數的北方官話，山攝合口字大多早已和一、二等字合流。現代官話方言桓歡、寒山區別的結構保留在晉語及江淮官話

¹⁹ 揚州語料出自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2003）《漢語方音字匯》。

²⁰ 向然（2011）年調查了鎮江方言，其發音人以鎮江潤州區 60 歲上下的長者為主。詳見向然《鎮江方言語音研究》（2011）。

中。晉語和江淮官話一北一南，地理上並不相連，卻同時反映了桓歡韻獨立的語音格局，晉語及江淮官話應有某種關連。晉語與江淮官話都有入聲字，可見這兩類方言是官話方言區內特別保守的區域，所以還可發現中古山攝合口一、二等主要元音有別的古音痕跡。

晉語及江淮官話兩者之中，又以江淮官話更保守。江淮官話中古山攝合口一、二等有別的例字較多，更完整體現元朝《中原音韻》桓歡韻字獨立自寒山韻字的特性。江淮官話語音格局保守的特色或與江淮官話地處南方、與東南漢語方言相鄰有關係，與江淮官話相鄰的吳語、贛語方言，都可見山攝合口一、二等主要元音有別的現象。

北方的晉語方言鄰近官話核心區域，長期以來一直受到各種官話的衝擊，語音系統整體上與北方官話接近。但晉語少數地區保有中古山攝合口一、二等主要元音有別的痕跡，其緣由可能與歷代移民和山西、陝西的地理特性有關。

《中原音韻》分立桓歡韻及寒山韻，依據周德清自述，其語音根據是當時的北方官話。元朝時期，官話已形成明顯的區域差異，一派山攝合口一、二等別，一派山攝合口一、二等合流，或呈合流傾向。

引用文獻

一、傳統文獻

〔元〕周德清編著，李殿魁校訂補正，《中原音韻及正語作詞起例》，臺北：學海出版社，1977年。

二、近人論著

中國社會科學院、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合編，1989，《中國語言地圖集》，香港：朗文出版有限公司。

王福堂，1998，《漢語方言語音的演變和層次》，北京：語文研究。

王力，2008，《漢語語音史》（重印版），北京：商務印書館。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2003，《漢語方音字匯》，北京：語文出版社。

向然，2011，《鎮江方言語音研究》，南京：南京大學碩士論文。

李惠綿，2016，《中原音韻箋釋》，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出版。

余耀龍，2013，〈水文方言音系結構的調整方式——以咸山攝舒聲字為例〉，《晉中學院學報》30.5：89-93。

孫宜志，2006，《安徽江淮官話語音研究》，合肥：黃山書社。

袁家驊，2001，《漢語方言概要》，北京：語文出版社。

張光宇，2019，《漢語語音發展史：歷史語言學的理論與實踐》，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陳筱琪，2021，〈《切韻》寒桓二韻在江淮官話中的分合與歷史音韻問題〉，收入《本字、方言、語文學——漢語共時與歷時研究》，臺北：政大出版社。

陳筱琪，2020（待刊），〈《中原音韻》桓歡韻在江淮官話中的音類分合與相關比較〉。

馮蒸，2013，〈桓歡（-on）類韻為近代漢語北方方言普遍特徵說〉，《語言研究》33.4：20-36。

喬全生、王為民，2019，《晉方言語音百年來的演變》，北京：中華書局。

- 楊耐思，1981，《中原音韻音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董同龢，2003，《漢語音韻學》，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 魯國堯，2003，〈論宋詞韻及其與金元詞韻的比較〉，收入《魯國堯語言學論文集》（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頁 385-425。
- 錢曾怡主編，2010，《漢語官話方言研究》，濟南：齊魯書社。
- 韓沛玲，2012，《山西方言音韻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

hcchen@thu.edu.tw

Comparison of the Huanhuan Rhyme in Jin Dialects and Lower Yangtze Mandarin

*Chen, Hsiao-chi**

Abstract

Sound changes of the Huanhuan (桓歡) rhyme in the *Zhongyuan Yinyun* (中原音韻) rhyme dictionary could be reconstructed from comparing the pronunciations of Huanhuan in Jin dialects (晉語) and Lower Yangtze Mandarin (江淮官話). Generally speak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Huanhuan rhyme from Early Mandarin to Modern Chinese has three forms: (1) *uan > uan (Mandarin Chinese); (2) *uan > uan > uãi > ueĩ > uẽ, *uan > uã > uõ > uũ (Jin dislects); and (3) *uan > uã > uõ > õ > ẽ (Lower Yangtze Mandarin).

Keywords: Huanhuan rhyme, Jin dialects, Lower Yangtze Mandarin, *Zhongyuan Yinyun*, Shan She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unghai University

